太極圖說論

太極圖說論後序卷之上

錢唐王嗣槐仲昭著　　同學諸子評

太極圖說論後序

余爲或問太極圖說舉大易天地陰陽幽明生死鬼神盡性至命之理一本聖人言有極不言無極之義而正告之爲論七十有九三十餘萬言約其大旨而爲序之曰聖人言道止一道以天止一天也天止一天以氣止一氣也氣不可分天與人而二之人之氣

天之氣也道不可分天與人而二之人之道天之道也天之道爲命人之道爲性天以是氣而運其生生不已之命于上人以是氣而成其生生不息之性于中合太虛上下四方本有是生生不已之氣生生不已之道無古無今無終無始立法象而定三才自然而然之理也故天以下地以上其道之可見而知之者能見而能知之天以上地以下其道之不可見而知之者亦能見而能知之知其無二天無二道也天以下地以上其氣之可見而知之者能見而能知之

天以上地以下其氣之不可見而知之者亦能見而能知之知其無二天無二氣也所以然者合太虛上下四方不能不有是氣即不能不有是天地有是萬物皆以是氣爲之太虛虛而無者也天地萬物實而有者也實有與虛無不可一體同之而可一體同之者同此氣也辟猶陰陽之氣不同而同爲氣陽之氣見陰之氣不見不得以見不見爲有無而分之也使徒以太虛爲虛太虛之有氣非太虛之虛有之則太虛一寂滅不生生之虛非不寂滅而生生不已之虛

又安得於虛之中有是不虛之氣而天地萬物亦得而有之哉故合天地之氣與太虛為一氣合萬物之氣與天地為一氣以言乎實有皆以是氣而為實有以言乎虛無皆以是氣而非虛無以其有是氣為之也惟其有是氣為之故推之天以下地以上有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羣物類上下四方無窮無極皆有是氣而為之非無是氣而為之非本無是氣而忽有是氣而為之即推而極之天以上地以下無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羣物類上下四方無窮無極亦以有

是氣而既爲之非有是氣爲之而又必爲之非有是氣于其內爲之而有之不可得而無之非有是氣于其外不爲之而無之可得而無之此吾所爲合太虛上下四方無二天無二氣之謂也合太虛上下四方不能不有是道即不能不有是天地而天地亦有之不能不有是萬物而萬物亦有之皆以是道爲之太虛虛而無者也天地萬物實而有者也實有與虛無不可一體同之而可一體同之者同此道也辟翕陰陽之道不同而同爲道陽之道見陰之道不見不得

以見不見分有無而二之也使徒以太虛爲虛而太虛之有道非太虛之虛自有之則太虛一寂滅不生生之虛非不寂滅而生生不已之虛又安得於虛之中有是不虛之道而天地萬物亦皆得而有之哉故合天地之道與太虛爲一道合萬物之道與天地爲一道以言乎實有皆以是道而爲實有以言乎虛無亦皆以是道而非虛無以其有是道爲之也惟其有是道爲之故推之天以下地以上四時有序五行有紀人倫察而庶物明上下四方無窮無極皆有是道

而爲之非無是道而爲之非本無是道而忽有是道爲之即推而極之天以上地以下不必有四時之序五行之紀人倫庶物之明且察上下四方無窮無極亦以有是道而旣爲之非有是道爲之而又必爲之非有是道于其內爲之而有之可得而有之非有是道于其外不爲之而無之可得而無之此吾所爲合太虛上下四方無二天無二道之說也然此天之下地之上其氣與道之不二人皆見而知之言之而人能信之若夫天之上地之下其氣與道之一與不二

人不得見而知之○言之而人不能信之○且從古聖人止言天以上地以下之氣與道不聞言天以上地以下之氣與道天下之人○必以聖人不言而言之○其有嘗于聖人與否○又安能起聖人而質之哉○而不知聖人之言天而言道也○非止言天以下之道天以上之道無不于言天以下之道盡之聖人言天而言氣也非止言天以下之氣天以上之氣無不于言天以下之氣盡之故聖人言天止言有天地然後有萬物一本伏羲止一畫以象天一畫以象地而起此一陰一

陽謂道一言雖百世以上之聖人莫之能逾百世以下之聖人莫之能易也

此是一篇綱領包括天人理氣性命之大本大原無一字不對照二氏而發然無一字是對照二氏而發乃大易之至理本是如此文內如非無是氣而爲之非無是道而爲之等語並非虛語概語知者自能着眼

然聖人言有天地既有是有何必不有是未有聖人豈不知而不言哉亦知之而不言耳而異端曲學之

徒不知而必欲言之皆與言其所知哉亦徒以其所不知而言之使天下無知之人以其能知之而言之耳嗟乎聖人止言有天地以後而彼必言未有天地以前極其言之所至亦何所不可之有哉且必言天地之內以有天地而小天地之外以無天地而大極其言之所至亦何所不可之有哉而後天止一天且有二天且不止二天而已道止一道且有二道且不止二道而已吾之不能不以聖人所不言即本聖人所已言而盡之之理一一取而是正之豈得已哉夫

聖人既以萬物後天地而言有不能不以天地先萬物之未有而言有可知也即不能不以太虛先天地之未有而言有又可知也而不知聖人以然後有萬物言者猶其以有萬物然後有男女言然後有夫婦言然後有父子有君臣言也夫男女夫婦父子君臣豈非有萬物一有而無不有之物哉迺亦以有此而後有彼立言者從其物之有名與類之後而言其末有名與類之先故以一有無不有者一如有此而後有彼言之耳然而聖人止言有天地不言未有天地

非徒行是不言未有之言亦必有是不言未有之義于其中者也夫天地之所以為天地亦惟是氣而已即太虛之為太虛亦惟是氣而已太虛一天天一太虛也若地則雖以氣言又以形言其在太虛不可與太虛同體而聖人亦若與同體而言二氣者以氣之必有其輕清上浮而為天氣之必有其重濁下降而為地皆以是氣為之也人惟以其重濁有形遂若地之為地必以其氣之積漸有之不能不與天分先後言之也自不能不以天之穹然上浮亦以積漸而有

之此異端曲學之徒必求天地于其始也今必以天地爲無始人亦安能以聖人不言而信其無始然則謂天地有始而天地之氣本無始亦從未有天地而止有是氣言之此太虛無窮無極中不能不有是無窮無極之氣此無窮無極之氣不能不一呼一吸一闔一闢而流行于其間此一呼一吸一闔一闢之氣不能不分輕清重濁而升降于其間其輕清也不能不上浮雖欲使之下降而不可得其重濁也不能不下降雖欲使之上浮而亦不可得也假使有人于斯

勝仰而見上浮之氣其輕清如是而謂非天之氣可乎俯而見下墜之氣其重濁如是而謂非地之氣可乎且仰而見其輕清終古如是其能以今日輕清上浮之天氣有殊于昔日輕清上浮之天氣可乎俯而見其重濁終古如是其能以今日重濁下墜之地氣有殊于昔日重濁下墜之地氣可乎是太虛之有天地亦不過此一呼一吸一闔一闢無窮無極分陰陽上下而自有之氣即一呼一吸一闔一闢無窮無極分陰陽上下而輕清爲天重濁爲地之二氣也謂太

虛之氣而非天地之氣是有太虛而無天地矣謂天
地之氣而非太虛之氣是有天地而無太虛矣而不
知太虛以天地而別其爲太虛天地以太虛而別其
爲天地者也由是言之太虛本一有天地之太虛也
太虛一天地也天地本一無太虛之天地也天地一
太虛也然則太虛之爲太虛本非虛無之太虛乃有
道與氣至實至有之太虛不可以太虛之名言之者
也亦異端曲學之徒欲甲其有無之說而立斯名言
之耳從古聖人未嘗有是言也吾欲從聖人已言言

所不言不得不取而言之耳故以太虛上下四方無窮無極不可以百千萬億道里計之積氣有此輕清而為天之高明乃自然而不能不有之高明以太虛上下四方無窮無極不可以百千萬億道里計之積氣有此博厚而為地之博厚乃自然而不能不有之博厚苟必分天與地而先後之自必分天與地之氣而先後之自必先有是氣而為天而後有是氣而為地而是氣之一呼一吸一闔一闢流行升降于上下之間其氣之本無先後者不可得而言即理與氣之

本無先後者亦不可得而言矣故以太虛上下四方
不可計算之積氣而有此大塊于一升一降之氣中
又何必徒以太初始見氣之說分先後而求之知其
上浮者上浮下墜者下墜一有而無不有亦槪可知
矣而太虛與天爲一氣天與地爲一氣天地與日月
星辰山川草木人獸物類爲一氣相作相合而成此
法象于其中又何必徒以太始太素始見形始見質
之說分先後而求之其爲一有而無不有亦槪可知
矣是聖人即欲窮天地于其始不過以有是陰陽二

氣充盈于無窮無極上下四方闢吾求之昔之日如是者求之今之日亦如是求之今之日不能言其氣之終者如是即求之昔之日不能言其氣之始者如是求之昔之日何以如今之有是天而不能言其氣之始即不能言其天之始者如是即求之後之日何以如昔之無是天而不能言其氣之終即不能言其天之終者如是故其止言有也非必言有也不能不言有也其不言無也非必不言無也乃不能言無也亦若是則已矣苟必如異端曲學之徒言無是天地

而有是天地言其始自必言有是天地而無是天地者其終言無是二氣而有是二氣言其氣之始自必言有是二氣而無是二氣言其氣之終究之異端曲學之徒能言天地之無不能言二氣之無既以未有天地而混沌爲無無字裝頭而說之又以有天地而尖劫爲無無字註脚而說之彼烏知聖人言有天地不能言無天地者亦以無天地是無二氣也使必言二氣自有天地自未有天地自無二氣自不無是必以太虛本無氣而爲太虛而天地有是氣乃天地之自有

之非以太虛之有何之太虛即有氣而為太虛而天地之無是氣乃天地自無之非以太虛之無無之安得不以氣之合太虛天地而一之者離太虛與天地而二之安得不以無始為有始無終為有終者以太虛之無為有始以天地之有為有終于是乎氣可分有無而二之道亦可分有無而二之矣

無一字是聖人所曾言無一字不是聖人所已言

至理至言無微不入此種心神如日在天芥光必

照天地間有數大文字寓于春秋文成數萬其旨

數于知聖人一字包藏如是庶幾求而得之

至于聖人一陰一陽謂道之言雖合氣與道言未嘗不分氣與道而言之也故聖人又以形上形下分言之合言之而道不離氣氣不離道本一而自二者分言之而氣自爲氣道自爲道本二而不一者也自異端曲學之徒以道生天地爲說吾儒多本此亦謂其初原無一物止有此理生陰陽而立天地夫謂其初原無一物是未有天地萬物時此太虛乃一本空本寂一無所有之太虛何以又云止有此理既有此理

則太虛本一有理之太虛非一無所有之太虛可知矣且一無所有而有此理時何以知太虛于時上下四方無窮無極無處不充塞于其間者非止有此理又安知太虛于時上下四方無窮無極無處不充塞于其間者非止有此氣耶使可以先有是理是氣始生爲說又何不可以先有是氣是理始生爲說耶且彼有是道而後有是氣之言猶必有是父而後有是子之爲言也氣以道生氣固有所生而生矣道以何生道是無所生而生者耶氣之爲氣虛而有者也道

之爲道虛而無者也無不生有而彼謂有以無生是無也非無也無而有者也雖生于無實生于有矣是則彼以道爲非無也故言生天生地而有所生若以道爲無也無則無矣復何生天生地之有哉自彼言之亦言道本是無無卽是道言無卽言道言道卽言無者也而不知苟有所生雖無不無是亦一生生之物也生生之物安得不有所自生彼自不得不言無又生于無此無也是生生之無卽是不生生之無卽天下有一無之理又有一生無之理以生此理之無

者卽此其不得不又有無無之說一如無復生無之說亦不循其有是無無是無有是生無之無無是生無之無從以妄言者大言之耳由是言之彼豈真知無之何以爲無而必以無爲宗者哉又豈真知有之爲有不可爲宗旨而必以無之爲無爲宗旨者哉亦不過以其推測之小智謂太虛一本空本寂一無所有之空界耳不知何以故無端而有是氣于其中不知何以故無端而有是道于其中此道此氣不知何以故而有是天地有是萬物于其中于是推萬物之

所生生于天地推天地之所生生于氣推氣之所生生于道推道之所生生于無無苟必推無之爲無以何無而爲此生理之無之所生自非仍歸之本空本寂無而又無太虛之空界又將誰歸耶此異端曲學之徒不得不以其無之生天地萬物之氣者爲吾道之有而不知吾之道是無所生乃本有而無者也以其無之生天地萬物之理者爲彼道之無而不知彼之道既有所生乃雖無不無而有者也乃徒以其道爲虛無之道寂滅之道太虛一無所生之道以其天爲

虛無之天寂滅之天太虛一無所有之天
道生陰陽是老氏至粗至鄙之言吾儒以先理後
氣代爲解之千古論理氣不明其于天人一道之
大本大原豈徒一間之隔而已此大易言太極宗
旨所在吃緊提明
嗚呼異端之敎之充塞也由聖敎之絕微聖敎之絕
微也由聖人之徒不能以聖人之言明聖人之道自
爲能言所不言發所未發以至于斯也苟能以聖人
之言明聖人之道天下止有有生于有之理必兼有

生于無之理天下止有氣生于氣之理必無氣生于道之理故自有太虛以來上下四方無窮無極凡有所生有所生而生生未有不生于氣而生于道者也未有氣之所生而可爲道之所生者也蓋氣之爲氣合陰陽而爲言者也天地萬物皆以陰陽而有所生道不可以陰陽言者也不可以陰陽言卽不可以有所生言故大易以氣言生生者一陰一陽之謂也以道言生生者天地大德之謂也人徒以此道與氣所從生非先有道而後有氣卽先有氣而後有道亦若

以必有先後者安得不先後之而不知太虛上下四方無窮無極非一本空本寂不生生之太虛乃一不空不寂生生不已之太虛以其本有是生生不已之氣是猶太虛之本有是形也本有是生生不已之道是猶太虛之本有是神也一生而俱生一有而俱有者也使有是氣而無是道則太虛一混沌無分之太虛猶一有形而無神之太虛矣使有是道而無是氣則太虛一虛靈無着之太虛猶一有神而無形之太虛矣是太虛之有是道與氣雖欲從而先後之不可

得而先後之辟如天之有是氣必有是命而成其爲
於穆不已之天必不可謂天之有是命以生是氣而
成其爲於穆不已之天辟如人之有是氣必有是性
而成其爲純亦不已之人必不可謂人之有是性以
生是氣而成其爲純一不已之人者亦猶是也且夫
太虛之有天地卽天地之有太虛以是氣而同其一
體者以是道而同其一體以是氣載是道而爲道之
輔者以是道御是氣而爲氣之主惟有是道以主乎
是氣之中故陰陽有過差道無過差而自爲陰陽有

愆忒道無愆忒而自正使道而生氣而氣以道生是陰陽之氣一道之氣也道爲陰陽之母陰陽爲道之子陰陽之有過差不能不溯過差所由來陰陽之有愆忒不能不遡愆忒所由來此圖說太極一陰陽陰陽一太極而道與陰陽猶同物也尚可以爲主乎上下四方無窮無極之氣中而運之行之也哉勢必以天之氣不能無過差無愆忒者天之氣爲之亦天之道爲之人之氣不能無過差無愆忒者人之氣爲之亦人之道爲之勢必帝王本天道以治人者無以[illegible]

治聖人本天道以教人者無以爲教而窮理盡性至
命古今相傳之一道雜亂晦冥于兩間數千百年至
于今而未有已也蓋理之不能生氣猶氣之不能生
理也理氣之不能相生猶無之不能以無而有所生
有之不能以有而無所生者也辟如陰之必有陽陽
見而陰不見辟如人之與鬼人見而鬼不見可見者
有也有是可見而無是不可見不可以爲陰陽不可
見者無也有是不可見而無是可見不可以爲人鬼
陰陽一氣也人鬼一道也其有其無乃一氣之有無

非二氣之有無其有其無乃一道之有無非二道之有無故聖人合氣與道與太虛爲一而言有必不可以無言者以其本不可以無言也夫太虛猶不可以無言況道與氣而可以無言耶道與氣不可以無言而太虛見太虛見而太虛之道之虛太虛之氣之虛無不見而無之非無可見矣異端曲學之徒分道與氣與太虛爲二而言無必不可以有言者非本不可以有言也夫太虛而可以無言則道與氣又何不可以無言耶道與氣可以無言而太虛不見太虛不見

而太虛之道之虛太虛之氣之虛亦不可見而有之爲有不可見矣夫是以不知氣之何以不離乎道而爲氣乃認氣以爲道而求之不知道之何以不離乎氣而爲道乃舍氣以爲道而求之老氏以不混沌之道入之混沌之氣而亦以混沌言之以求長生不死其于聖人之大道亦有何與而足以知之哉釋氏以不寂滅之道歸之寂滅之氣中而亦以寂滅言之以求長死無生其於聖人之大道亦有何與而足以知之哉

道生天地一千數來弄作一團混沌誰能將理不
生氣天人至道分析若此此是言性言命言道德
大關鍵大源頭使二氏以無立宗旨處無從着脚
桂山提醒數千年聾聵安得不攝袍振鐸而從之
嗟乎學聖人之學明聖人之道有能知天人理氣之
大本大原於聖人一陰一陽謂道深思而自得之又
何至惑於異端曲學之詖說使聖人之道如日月之
翳蔽而不明于天下幾二千年于茲哉自有二氏以
來吾儒排之斥之豈無其人惟能取其顯而易見者

斥之不能取其所而難知者斥之此無父無君之説雖明而無道無德無心無性終不明夫是以言有言無介于疑似之間一若吾儒與二氏共此一道之有無一若吾儒與二氏分此一道之有無致使二氏以二氏之道託于吾儒之言而出之吾儒以吾儒之道亦引二氏之言而入之辟如莠雜于苗苗雜于莠見苗如見莠見莠如見苗幾于無辨莫如太極圖説一篇諸儒論難紛紛迄無定論惟象山兄弟力爭尤甚然象山所爭亦止爭無極二字不可加太極之上而

已至其圖其說一無所闕如未見是圖是說者然故象山所爭不過架屋疊牀之說紫陽所辨亦不過非架屋疊牀之說而已譬如南粵王黃帽左纛儼然帝制自為止令去尊號而他無所問者亦復何殊苟如是是止爭有無之名不辨有無之義聖人言有吾從聖人而言有而太極之以有稱之人未嘗不明濂溪言無吾從濂溪而言無而太極之以無稱之人亦未嘗不明此紫陽無形有理一語止以仲尼之門五尺童子人能知之者釋之而諸儒亦若相安于無言然

而後之人以諸儒不能爲濂溪解姑以紫陽不得已而爲之解者解之以相安于無言可也若以紫陽不得已而爲濂溪解遂謂濂溪自以紫陽爲解者亦自以爲解使後之人論其圖其說者終相安于無言又未可以然也今儒者願知其非是非不欲起而論定之若徒以我之說而可以論定之則象山已先我而論定之矣自非本聖人何以言有極不言無極通天人理道之大本大原取其圖其說是與非是折衷而論定之而止以去無存無爭一字于筆舌口頰之間

雖如朱陸之辨難往復終歸于無定亦何益之有哉

作發問論一

蓋圖說之說無極非紫陽之釋無極也作圖說者以無極加太極而說之釋圖說者以無極歸太極而釋之說者自說釋者自釋苟必以說爲釋而言之極之爲言字義之實者也猶理之爲言也形之爲言字義之虛者也非理之爲言也無形可釋有無理不可釋極也紫陽嘗謂宋史載濂溪傳自無極而爲太極有自爲二字云此是史官增加嘗請於朝去自爲二字

且答象山書云若有是二字則老兄非議之夫復何言不過以自爲二字說無極爲著迹去此二字似無迹而不知圖說全篇一本道家爲旨去此二字亦不過爲加無極去之而已而其圖其說通篇著迹無非一本道家者自在也則圖史之載此二字與通篇所說正自劄合可知況紫陽聖人之徒濂溪亦聖人之徒紫陽猶以無形爲無極註脚而釋之濂溪直以無極爲太極裝頭而說之徒以欲加無之一字所不去極之一字不惟無之一字無端而加于聖人言有之

上并極之一字無端而不去于聖人言極之中安得
不從聖人贊易何以言易有太極四字之原本以明
之作原易論一
本聖人贊易言有不言無之旨明之以正有無之名
也而言有言無之義乃二氏與吾聖人分門而並立
者也吾儒惑于其說者似以有是有之理安得無是
無之理吾爲聖人之徒言聖人之有又言異端之無
既若有所不能言聖人已言之有又言聖人未言之
無又若有所不敢此徒以有無言有無不足以知有

無又復以吾與彼分有無而言有無尤不足以知有無者也而不知聖人之不言無非無是無而不言乃有是無而不言也亦有是無而不可言無止可言有者也二氏之從不知有無而言有無徒以人能言有不能言無惟我能言之而不知彼之所言者皆有也非無也使彼之言無能知吾之所爲有而以無言之知無性而知其有性無命而知其有命此不獨彼以爲無即聖人亦以其知無爲有而許之矣惟彼之言無乃以彼之所爲無而無之者如有心而必言無其

心有性而必言無其性是彼不知其爲有而以無言之耳夫旣不知其有之爲有而以無言之又安能知其無之非無而不以無言之耳故其無之爲無必不能入吾聖人之有而言之卽不能入吾聖人之天而言之不得不指一太虛以別于吾天而言之彼豈眞知太虛之爲太虛有一氣之太虛又有一無氣之太虛有一有道之太虛又有一無道之太虛有一至實至有不寂滅而生生之太虛又有一至虛至無至寂滅而不生生之太虛哉不過別于吾天而爲至眞

無上之天別于吾道而爲至眞無上之道而已矣此
彼之言有言無必從言天始彼之言天必從言先言
後而言天始而後彼之天非吾之天乃天之上之天
彼之道非吾之道乃天之先之道吾安得不從言有
無言先後亦從言天而與言之哉作有無論二
不明乎陰陽消息之理不足以知天即不足以知人
三氏以天之恆久不已求之于氣守之離之欲與天
參之不知氣者也氣尚不知而能知道乎哉天之有
是氣而終古如是也仰而視之止知天之有是氣而

爲天而已其有消有息一如有生而有死彼烏乎知之將人之有是氣而終古如是也俯而視之止知人之有是氣而爲人而已其有生而有死一如有消而有息彼烏乎知之蓋天之消息以一時之消息爲消息即以終古之消而息息而消者爲消息而後可以知天人之生死以一人之生死爲生死即以終古之生而死死而生爲生死而後可以知人故人以一人與天較終始一人之終始曾幾何未有不以一人之恆久不若天之恆久者也辟如天以一時與人較終

始一時之終始曾幾何未有不以一時之恆久又不若人之恆久者也豈眞一人之恆久終不若天之恆久一時之恆久終不若人之恆久哉終古有消而復息之天終古無死而不生之人終古有生而死死而生之人終古無消而息息而不消之天人能以人之視天猶天之視人恆也久也而不恆不久者也不恆不久而至恆至久者也斯可爲知道者矣作終始論

二

聖人以道教天下人止知教以有而已而不知以其

無于有之中而教之也教以知是教以知其有也而不知教以知其無在其中教以由是教以由其有也而不知教以由其無亦在其中人之所為有者人與我皆物也父子君臣之屬而已人之所有者人與我必有事也父子君臣之相接而已以言乎物人與我有與為群亦與為群焉斯已耳而愛之為仁敬之為義其在人群中有則有之無則無之非若人類聚群分之處于有而不處于無者也以言乎事人與我有與為事亦與為事焉斯已耳而事之必以孝事之必

以忠其在人羣中有則有之無則無之非若日用飲
食之處于有不處于無者也以是教天下之人人人
知之而由之教以有是有而有之教以有是無而有
之其孰爲有孰爲無無論其知與不知而莫不由之
聖人又何求焉以是教天下之人有一人焉人知之
我以爲不足知之人由之我以爲不足由之有是有
我不以爲有而有之有是無我獨以爲無而無之其
所爲有所爲無本無一知而自以爲知之乃欲率天
下之人而共由之聖人之誅之斥之豈能已哉此二

氏之徒以其小知推測有無之間不能知聖人知無爲有而言有以皆能知有爲無而言無以自欺其已者欺天下人嗚呼聖人之教天下而以有言之也聖人豈徒就一有以立言而教天下萬世之人哉亦于天人性命萬事萬物至無之中窮之而無可窮極之而無可極知其不可以無言而止可以有言而言之者也今五經四子之書燦然具存孔孟之徒無我不杳無理不發獨于有無二字從未嘗舉天人性命事物之理爲有爲無究極其說亦獨何哉非有可疑而

不是有可說而不說其于千聖百王論道傳心適有無而言之大旨如習聞習見無所容其疑而辨之無所容其說而明之亦已久矣吾儒去聖日遠信道不篤不知二氏言無于聖人言有之後反若聖人能言有而不言無二氏能言無而不言有徒執有無二字以一有字歸吾聖人而言之分一無字與二氏而言之能言吾有之是不能明其有是何有乃本無而言能有之之有斥彼言無之非不能明其無是何無乃本有而彼不能有而無之之無乃惟以吾儒萬理皆

實彼爲理指虛分有無而言之是聖人之爲理指實不過以爲理之至無者實之而爲有彼之萬理指虛者不過不以爲理之在有虛之而爲無故其言道言德言心言性爲有爲無一若可以殊塗而言之一若可以同歸而言之者然姑即老氏之言無言之謂聖人立仁義以率天下天下之不仁不義者從仁義而生不咎不幸之人而咎幸之之人而爲大德不德至仁無仁之說以反之究其所爲大德是何德哉雖反復求之亦一無所爲德而已所爲至仁是何仁哉雖

反。復。求。之。亦。一。無。所。為。仁。而。已。乃徒以因噎廢食之鄙見還天道于混沌反人道于嬰兒終其身守氣為道。以求長生不死。一切無之而為言者也此其于大道之有無亦有何知而可以理之虛實論之者哉釋氏之言無也謂聖人本知覺以教天下而天下失其知覺者由知覺而起不欲其明之而欲其冥之而為心無其心性無其性之說以反之究其所為無其心者我欲無之而已非心之本無而我無之也無其性者我欲無之而已非性之本無而我無之也乃徒以

遂影疑鬼之誤見存其真于寂滅歸其果于無生終其身離氣爲道而求長死不生一切無之而言無者也此其于大道之有無亦有何知而可以理之虛實論之者哉作原有論一

二抵真知理爲本有不怕說理矣惟不知理爲本有所以怕說理前論有無辨道體之虛也今又原有辨道體之實也此所以爲文理密察足以有別者耶

人之生死以天之消息言之乃大易陰陽往來屈伸

之至理也○天之氣有息不能無消○有消不能無息○有消無息○不復有天○有息無消○亦不復有天○不復有天○者以不復有氣也○氣以一呼一吸為往來○以一闔一闢為屈伸者也○人之生死何獨不然○一陰一陽之所為道○即行乎陰陽不測之神○天之神不能不與天之氣為消息○雖與氣為消息而其神之不消不息者自在也○人之神不能不與人之氣為生死○雖與氣為生死○而其神之無生無死者○自若也○二氏止知天人之氣○不知天人之道○守一己之氣而求不死○離一己之

氣而求不生不知氣之爲氣入乎陽之氣而爲人歸乎陰之氣而爲鬼同聚散于一陽之氣中而爲鬼者無不爲人同聚散于一陰之氣中而爲人者無不爲鬼雖有聚有散于二氣中猶之有聚有散于一氣之中而巳矣雖有聚有散而各有一神猶之有聚有散于氣中其此一神而巳矣老氏惟不知氣而欲自有其氣釋氏惟不知神而欲自有其神以一生一死死而不復知我之爲人而求長生不死一死一生生而不復知我之爲鬼而求長死無生惟不聞聖人一陰

一陽之道乃陰陽不測之神徒以不可知者求其可知徒以不必知者必求其可知又安能知聖人知其不可知又知其不必知者之爲知之至耶作生死論

二

二氏不知天地恆久之道一則徒以氣求其恆久是天以無消有息而爲天人以有生無死而爲人一則止以道求其恆久是天必有道無氣而爲天人必有道無氣而爲人點醒木石亦應生活

以陰陽言鬼神不足知鬼神以陰陽不測言鬼神乃

足以知鬼神人徒以陽陰分鬼神言之以故言有言無多在若疑若信之間惟聖人以陰陽不測謂神合陰與陽人與鬼言之而後知人生乎陽而有鬼神與人反乎陰而有鬼神乃死生一致之理卽人鬼一致之理也故天之有四時地之有五行人之有倫類莫不有鬼神之來而伸者流行乎其間此陰之人乎陽其鬼神可知而不可見其不測如是者也若夫四時之有代必有謝五行之有生必有尅人類之有生必有死莫不有鬼神之往而屈者流行乎其間此陽之

入乎陰。其鬼神不可見而可知。其不測如是者也。故
聖人言鬼神之德鬼神之情狀歷歷如見而言之而
儒者徒執所見所聞之事明不見不聞之理言有又
言無言無又言有又言有則便有無則便無爲有爲
無茫無歸着有窮其說而不能窮者則以此事且不
須理會置之此程子以吾言無則聖人旣有是言吾
言有爾不得又於吾言求之以自託于聖人不語神
之說者也有不能窮其說而自爲窮之者則又以此
事必分毫縷析以明之此即仲隆之于金沙南軒之

于淮淵必親見而始信不親見而不信以自附于聖人知情狀之言者也究其所爲反復而辨論之者但能于一陰一陽之氣求之而不能于一陰一陽之道求之又安能有當于聖人明言鬼神之意義也哉然吾儕止于陰陽之氣求之不能于主乎陰陽之道求之者亦若本夫子神也者氣之盛也鬼也者鬼之盛也誤認其說而求之耳不知氣爲人之氣鬼爲人之質具是氣而其神即從乎是氣之盛而有之具是質而其鬼即從乎是質之盛而有之故不言合氣與鬼

而止言合鬼與神立教以教之其言氣之盛鬼之盛乃正言神之以是氣而盛鬼之以是魄而盛見鬼神之妙物而爲言也雖以氣與魄合神鬼而言之乃以神與鬼分氣魄而言之者也今吾儒止以陽之靈即爲神陰之靈即爲鬼其所爲靈者只是往來屈伸生活之氣而已矣故言造化之迹言二氣之良能止以氣言遂有以口鼻之嘘吸爲魂耳目之明聰爲魄又以氣之能運動爲魂體之不能運動爲魄惟不從天人道氣之大原生死有無之至理求其說所見如是

耳今夫聖人之於上下神祇而爲之郊壇廟社禮儀器數以祀之苟無是神以享之是直所爲芻狗具文而已矣且以人之有魂亦不過與魄之屬氣同類而道之是祭神猶祭氣也事神猶事氣也上而祀日月四時有帝有相之神猶祭天之一氣而已下而祀山川社稷有封有號之神猶祭地之一氣而已中而祀聖君賢相以及祖先累世之神猶祭人之一氣而已苟知是是不獨神之爲神不能知即氣之爲氣亦不能知之故以人死已散之氣豈有復歸原本之理旣

以無鬼而疑之又以有聲須有口有脈須有身以如聞嘆息有何情狀證之其不得已言有鬼亦以聖人曾有是言而言之耳不知人死氣散散其乘乎陽之氣而無人耳其反乎陰氣而爲鬼又安有氣是氣以憑之而知其有是盛德有是情狀而言之者故乃止以行乎天地之間四時百物有精有氣者言鬼神至死而精亡氣散又安得有如行如生之鬼神可得而言○今即以四時之一端言之○太皞勾芒雖立其名以祀之然其爲盛德在春必有是神主之可知也豈爽

帝祝融代之而太皡句芒亦如人之死其氣已散而歸烏有○少昊蓐收代之而炎帝祝融亦如人之死其氣已散而歸烏有○雖一歲之代謝與十百千萬歲之代謝○不必一其神之名而名之○即或更其名而名之○亦如一其名而名之○然而有代有謝○必有其神以往來屈伸于其閒○無時而不然者也○至其論祖先祭祀既云氣散無存又云聚已精神亦能聚彼精神是祖先原自有氣如何可說散盡不得已又云是聚天地公共之氣既云天地公共之氣與祖先何與不得已

又云人之氣散而理不散根乎理而日生自有此法然無窮之氣既非從氣說鬼神又非從理說鬼神必使與聖人盡誠致敬上祀祖先之精義一無交涉而後已而不知氣之必有數陰陽之理一也天之四時必有數其鬼神亦隨數而代謝于陰陽之間人之年歲必有數其鬼神亦隨數而生死于陰陽之間此聖人制祀神之禮亦多更易名號而祀之而制祀先之禮亦以親盡則祧而祀之即流俗亦有祖先世遠漸亡之說此皆氣之不離乎數亦理之自然者也明乎

此而知聖人言神而言氣之盛乃兼陰陽而言者也生而乘乎陽之氣而浩然如是者死而歸乎陰之氣何嘗不浩然如是此人死氣散猶得以發揚昭明言之有不曉然而喻者哉聖人言鬼而言鬼之盛亦兼陰陽而言者也生而乘乎陽之魄而巍然如是者死而歸乎陰之魄何嘗不巍然如是此人死魄降猶得以取精用物爲說有不曉然而喻者哉乃吾儒言鬼神不曰言鬼神亦言其氣而已則曰言鬼神亦言其理而已徒以聖人問鬼止言事人問死止言知生一

似與言德盛言情狀若有殊旨者然是則言鬼神之德必如言人之六德九德言鬼神之情狀必如言人恭敬之情動作之狀而始信其有矣又以聖人言祭鬼神則以不諂不媚言之事鬼神則以敬而遠言之凡鬼神可驚可疑之事又以不語怪不語神言之亦似與言德盛言情狀若有殊旨者然而不知此爲人之事鬼神者言之非爲鬼神言之也夫鬼神者以其可敬而事之其在祀典者可知也可遠而不遠之將以何爲者耶鬼神者以其當祭而事之其在祭義者

可知也非所祭而諂之將以何爲者耶鬼有何怪可言而亦以怪言人事不修吾以人之事求之人事既修鬼不順人而鬼見焉吾烏能于鬼事求之神不可以神見而亦以神見人不妥神而神見焉吾于人事求之神不順人而神見焉吾又烏能于神事求之苟必于怪于神而求之其爲有徵無徵有驗無驗雖欲語之又何語之有哉嗚呼古之聖人立聰明正直之鬼神教以敬而事之者即教其爲聰明正直之人以事之者也今之人立淫邪怪妄之鬼神教以諂而事

之者即教其爲淫邪怪妄之人而事之者也爲聖人之徒能不爲世道憂之猶復以聖人所論之鬼神無端而歸之以氣旣不以參贊化育之功屬之又無端而歸之以理且并不以禍善禍淫之權予之使人終于渺茫不可知之中求之不亦可爲長嘆息者耶作鬼神論二

性理一書雜糅不除先儒論鬼神爲有爲無了無歸着專主氣者以陰陽言不以道言幷福善禍淫不予鬼神以權桂山取其雜論一一本聖人之精

義而縷析以示之不徒羽翼聖人并足羽翼天地
昌黎之原道以人不知二氏之非而是之明聖人之
道以斥之者也吾之原道以人知二氏之非而又是
之明聖人之道以斥之者也後之人議昌黎者以昌
黎止能斥其粗迹不知後人自爲斥其深微亦終于
其粗迹斥之而已所以然者徒以吾斥其非非道非性
不能即彼之非非道非性斥之吾不能以彼之所非斥
之彼亦自安彼之所非非而不以吾之所非爲非吾不
能非彼之所非非即不能是彼之所是是而又是彼之所

是彼亦自安彼之所是并不以吾之所是爲是故其時自號能斥之者非模稜兩可之詞卽鶻突無定之見雖與之相攻相難而不相下亦徒有言未及終胥化而爲彼氏之數巳耳晉時談道以將毋同三字言之舉晉世之人卷舌而莫爲辨之者至于今爲之嘆息而未有巳也辟之宋時定獄以莫須有三字定之舉宋世之人卷舌而莫爲辨之者至于今爲之痛恨而未有巳也此其故亦惟于吾大聖賢人之言道言性而言有不能知其至足而無可復言遂以二氏之

言道言性而言無能于聖人所未足而有以足之于是乎不能推而遠之且若引而近之不惟引而近之且若折而入之未嘗不以彼氏者能言聖人所不言能發聖人所不發又不敢直以彼氏之能言所不言能發所未發不得不本其旨而紆曲其詞曰謂吾于聖人所不言者而有以言之吾于聖人所未發者而有以發之一若有補于聖人有助于聖人者然嗚呼聖人而不言道不言性則已聖人本千聖百王而言道言性千聖百王本天而言道言性豈與有所爲言

而不言發而不發使後之人猶以爲未足而有以足之也哉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故諸子百家其言多粗迹不足辨惟二氏自託于深微至今爲所惑而莫能辨之今試取其言道言性之一二大端而言之老氏之言道言德也吾儒亦有以知道許之其言大道以自然言之言人道以無爲言之夫天之高高在上而運行不已乃日造日作以造物稱之不可以自然言者也然而聖人未嘗不以其運行不已造之作之者亦出于自然亦以不已言其體以自然言其用之

妙而已○老氏不知天之不已造之作之爲自然不言天之不已○言已之已○不言天之有造有作言已之無造○無作○乃以是爲天道之自然不知天之道以何爲體○而徒以一已○維淸維靜之體爲天之體自爲至眞無上之道而已矣○聖人首出庶物而自強不息乃日變日化○于制作見之○不可以無爲言者也○然知聖人者○未嘗不以其自強不息變之化之者一○出于無爲亦以不息言其體以無爲言其用之妙而已○老氏不知聖人之不息變之化之爲無爲○不言聖人之不息

言已之息不言聖人之日變日化言已之不變不化以是言人道之無為不知聖人之道以何為體而徒以一已維清維靜之體為聖人之體自謂至眞無上之道而已矣此可以知道許之者耶不可以知道許之者耶至釋氏知道之與氣為二而于道求之吾儒不以知道許之又若不能不以知道許之使其能知知道之為道自當于道之有求之不當於道之無求之乃何以知其道之有而反于道之無求之凡其所求于無者非無其道而求之徒欲無其氣而求之以

有氣不得而有之惟無氣乃得而有之不知苟無氣安有已苟無已安有人苟無人安有天乃徒欲舉太虛無窮無極中一切有道之氣而無之是誰得而無之亦惟太虛無之釋氏乃得而無之苟有道必有神苟有神必有覺苟有覺必有性乃徒欲舉太虛無窮無極中一切無氣之道而有之是誰得而有之亦惟太虛有之釋氏迺得而有之嗚呼太虛之不能有道而無氣不能有氣而無道亦已久矣釋氏徒欲無一已之氣有一已之道因氣然其氣爲氣滅非道爲道

滅之太虛而存之是欲于一理一氣而爲生生不已之太虛別求一無理無氣而爲不生生之太虛而已矣此可以知道許之者耶不可以知道許之者耶作

原道論一

聖道大明又何原爲爲二氏之非道原之尤爲後世援二氏入吾道者原之也剖析二氏處掘其根株何用披其枝葉其神其識卓冠古今

聖人言太極生兩儀乃從一畫相摩相盪立卦生爻陰陽多寡增加之數以生生謂易一一遞言其所生

仰不以立卦生交陰陽之數言而以立卦生交陰陽之理言所生亦止言氣有所生不言道有所生以一陰不生一陽不生一陰一陽不動不靜亦不生今天下有所生者莫如萬物本天地絪縕而推之亦以陰精陽氣相構而生安得先有一主乎陰陽不測之神爲陰精陽氣所自生而後有以生之者耶使其神爲陰陽所生耶則與俱生者亦與俱死矣使其爲陰陽所由生耶能生是陰精陽氣亦能不死是陰精陽氣矣此天地自以陰陽爲代謝萬物自以精氣爲存亡

而行乎天地萬物陰陽不測之中自有其神乃圖說言太極實有所生且一動一靜而遞有所生而不知太極可言靜而不可以靜言也靜則天命之不已不能不已于靜人性之無息不能不息于靜有靜安得無動猶有已有息而後有不已不息此二氏由靜而推亦知有靜不能無動有必歸虛無必歸寂滅之說也太極可言動而不可以動言者也動則天命之不已不已于動耳人性之不息亦不息于動耳有動安得無靜猶有不已不息不能不有已有息此二氏由

動而推亦知有動不能無靜有不言動而止言靜不求動而止求靜之說也蓋陰陽之有動靜以有對待而有所生此乾坤爲專爲直爲翕爲闢之機聖人有其動其靜廣生大生之說也太極無對待一而不二不可以有所生言者也入乎天而天以之爲陰陽之極入乎地而地以之爲柔剛之極入乎人而人以之爲仁義之極易所謂三極之道者是也太極而生陰陽是未有陰陽太極卽爲陰陽此圖說所爲陰陽一太極之說卽太極一陰陽之說也夫旣以太對太辯

之太極而言有安得不又有無動無靜之無極而言無而後太極之爲太極止可歸吾道之有生于有而言有而不可歸彼道之有生于無而言無此無極之不能不加太極之上而說之者也夫是以陰陽之不可歸太極而言者直以陰陽歸之而不問太極之是陰陽與否以動靜之不可歸太極而言者直以動靜歸之而不問太極之有動靜與否自必又有一動靜陰陽之不可歸謂之有靜無動無陰無陽者歸無極亦不問無極之無是何無無極之極是何極無極之

有靜無動何以有靜無動而猶言無無極之無陰無陽何以無陰無陽而猶言極乃直以太極本無極又以無極之真至再至三而申說之此豈紫陽無形二字所能蔽之者耶合五行一陰陽三語觀之其意明以太極雖真無極尤真太極雖真無而有無極乃真無而無此道家舍太極說無極舍太極之真說無極之真自以爲不可名言之妙道者也至其言人道也迺云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夫中正仁義其于人道是何道耶乃千聖百王所體而行之之一道

也而可以靜主之者耶苟以靜主之是其仁義亦彼以靜爲主者之仁義而非聖人不以靜爲主者所定之仁義其中正亦彼以靜爲主者之中正而非聖人不以靜爲主者所定之中正乃老氏以靜爲大根大本之所在亦釋氏以靜爲大根大本之所在而強以吾千聖百王推而入之一靜之中亦以大根大本之所在歸之是豈聖人之徒能知千聖百王于仁義中正之道以何爲道而猶爲是說者哉乃又從而釋之日無欲故靜夫無欲之爲言以常人言之所無者皆

慾之欲也二氏欲隳體黜聰離根絕塵求欲無常人之所不無雖終其身主之可也若以聖人言之理有公私欲亦有公私其為無欲非徒無嗜欲之欲止可以靜而無欲槩之者也欲仁得仁欲立欲達從心所欲豈二氏一以無欲為主如心有所向便是欲之訖終其身一念不起與聖人同類而道之者耶若聖人僅以無嗜無慾為聖人則二氏之不飲不食不婚不宦寂然若無嗒然若喪皆得為仁義中正之聖人矣張南軒不得已又以敬入靜字靜本乎敬為靜而胡底

仲輩形容靜字之妙又若以靜不對動別立一靜字之說而諸儒又以人幾動便有差故聖人惟以一靜爲主支言蛇足愈救愈窮此其說之不能爲解者也至引原始要終知死生之故一語以結之豈是圓足說言聖人之合天德立人極亦知二氏以死生大事必會通無極太極而爲說者哉彼亦徒取以足其生天生地生萬物有生必有死以結之以爲自非有生靜之聖人知生知死不與天地萬物同生死又安得此無極之道而有之哉作辨說論三

至若其所爲圖則又紛妄之尤甚者也無論河圖已亡不可考今大易所載河洛圖書方圓先後天諸篇出自康節授受各有其人何況是圖與大易太極了無關涉而儼然以太極圖之使太極而可圖伏羲早已一畫一圈圖之矣張南軒猶知太極不可圖林黃中亦言太極無形圖于何有及考之隋唐以迄有宋其人開元之道藏與進緝興之史館均此一圖而其圖又漢末魏伯陽參同契水火匡廓三五至精合爲一圖而傳之又豈吾聖人之徒所宜取其圖而爲之

說者聊作辨圖論一

圖說非濂溪所作然以授二程者濂溪也二程受之未嘗註釋而傳示之註釋而傳示之者紫陽也濂溪授之而不欲沒之者惑于道家有無之說也紫陽傳示人而不顧人之訾議之者惑于濂溪二程遞相授受之書也由諸儒從事其門而推之卽諸儒所當之世而論之而賢知之過見矣作授受論一傳示論一

凡異端曲學之徒立一義創一說莫不自以爲知之明見之微而言之其自爲立說彌高而不知去道彌

遺自爲充義備盡而不知背道尤極釋氏平等言仁即墨子兼愛之說也其言仁豈不過于聖人哉西銘胞與民物以理一言仁不必本二氏之說以爲說亦自以其意見所到必如是而始爲仁必如是而極仁之量如天安得不以分殊爲小安得不以分殊爲有歉哉惟不知聖人言仁以理之生者言仁生之爲言無所不遍之爲言也仁固是仁不仁亦是仁以其理之如生而無所不遍而有其仁者也異端幽學之言仁以其理之死者言仁死之爲言無所不塞之爲言

也無一非仁無一是仁以其理之如死而無所不察斯不復有仁矣此墨子摩頂利天下而無其父釋氏割肉飼鷹而棄其親而猶自爲其仁無量者也此不爲言仁爲然也言心言性言道言德言天言人言死言生由其說而推極之不死不塞不止西銘之言仁辭曰不本之吾不能謂其不本之也不能不謂其不本之者不本之聖人雖欲不本墨釋而不可得也作

辨仁論三

儒者但知釋氏怕說理其言平等兼愛何嘗不是

理椎山以死之一字直中其病根痛叫之其所從
明心見性何嘗非理何嘗是理怕說理三字亦言
其疥癬之疾耳其心病正在說理不可不知
自古聖人言性從人不知有是性識取天之命而名
之且以善名之非一如人之有氣有質可指而示之
者也異端曲學之徒有言無心無性無善無不善天
下之人不知性有不知性之無而可以無言者耶何
必聖人言有是性而言無非性耶有言性有善有不
善可善可不善天下之人不知性有不知人之有善

有不善一如性之有善有不善人之可善可不善一
如性之可善可不善可言之者耶何必聖人言有善
無不善是性而言有善有不善可善可不善非性耶
然則人皆言性皆如言不可見之性人皆言心皆如
言不可見之心如是而與天下之人言性自必使性
之爲性如日在天中無一敢言日有二日明有二明
斯真以可見者言性而性見矣異端曲學之徒惟不
如性之可見如日之在天而以性爲不可見一如日
有二日明有二明于是紛紛然各指一如可見之說

以當之又各執一事一物可徵可驗者而言之彼覩
大聖賢人之以性言性反若徒以不可見言不可見
之性一如無徵無驗言之而已故其時告子輩與孟
子言性莫不指借一事一物可徵可驗以言之使孟
子于時亦徒指借一事一物可徵可驗與言之而不
直以性之本體言心言性言才斥其影響之談歸諸
真實之義則性之本體彼終不可得而見故不徒斥
其指借事物之非性者明之又必直指其本體之是
性者鑿鑿然反復而申明之使其人能深思而默會

之面性之爲性無復可言者矣乃後儒之言性者皆聖人之徒也既有異端曲學之悞性者尚之于前又有孟子之辨性者正之于後其明白了徹真非日在中天何如直捷何如痛快不知何以故反舍大聖賢人以性說性者不說亦復假借一事一物而爲至粗至鄙之談又別指一義一理而爲至精至密之論其粗鄙者無論已即其所爲精密者論之聖人從人未知有是性之初能識取是性而以有心有性有善無不善言之異端曲學之徒不能識取是性徒于聖人

既言有是性之後指衍一事一理而爲有善有不善無善無不善之說以不知而疑之者自以爲知而反之吾儒言性于是時其知識眞有過于前人正當于大聖賢人異端曲學言有言無入主出奴之際其相反者明其以何而相反如是其相通者明其以何而相通如是其相反而必不相通者明其以何而相反不相通如是而後大聖賢人與異端曲學分途而各自言性者其孰是孰非使天下之人如司任中天莫不灼然其見于吾論定之後所爲聖人復起不易吾

言即以孟子所自信者自信之斯無愧乎守先待後之人矣乃何以從古聖人誰非從降衷繼善于人生而靜以上本天而說性者反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何以從古聖人誰非從物則成性于人形而後有說性者反云形而後有弗謂性苟如是而言性是于大聖賢人從人生而靜本天而說人性者若一無所取者然又不能以大聖賢人所說而不取之乃以大聖賢人本天而說人性者不歸之人而歸之天強名之曰天地之性是其取之也一如不取之亦徒以不

容說存之而已矣于大聖賢人從人形而後有本人
而說天性者若一無所與者然又若以大聖賢人所
說不能不取之而乃以大聖賢人本人而說天性者
不歸之天而歸之人強名之曰氣質之性是其取之
也一如不取之亦徒以邪謂性棄之而已夫旣無取
乎大聖賢人說性以人生而靜說人性者歸之天而
不歸之人自必以與端曲學無心無性無善無不善
之說為其近乎天而有取乎爾可知也其亦與端曲
學之說性而已矣又不得不自為人生非有善惡兩

物在性中以大聖賢人言惡之不在性者并以異端曲學言善之不在性而俱無之一若自為說而無取乎彼者然而不知其無取乎彼者正其深有取乎彼者也夫既無取乎大聖賢人說性以形而後有說人性者歸諸氣質而不歸諸性必以異端曲學有善有不善可善可不善之說為其本于氣質而有取乎爾可知也是亦異端曲學之說性而已矣又不得不自以人能善反善復而性又在其中以大聖賢人之有善可善之在性者并以異端曲學有不善可不善之

在氣質者合而言之一若自爲說而無取乎彼者然而不知其無取乎彼者正其深有取乎彼也故既已說之而又云不容說既已二之而又云二之則不是苟如是而說性徒掩天下讀大聖賢人之書不知性而說性者可也其能掩天下讀大聖賢人之書知性而說性者哉于是乎不得不以孔孟言性乃極本窮源而言之非兼氣質而言之又不得不以孔孟均此一性言性合而言性者又分而言之以孟子道性善是極本窮源不兼氣質而言之若與其說殊者推而

遠之以孔子性相近雖極本窮源未嘗不兼氣質而言之若與其說同者引而近之差乎孔孟之言性人人皆得謂而習之者也何嘗有不兼氣質與兼氣質之說可指數而言之者設其有時乎不離氣質而言性者即彼引以爲兼氣質而言性之說也不知此是孔孟兼氣質自可言性之說如生知困知安行勉行之類而非彼兼氣質必不可言性之說也其有時乎離氣質而言性者即彼引爲不兼氣質而言性之說也不知此是孔孟不兼氣質自可言性之說如降衷

極性蒸民物則之質亦非彼不兼氣質必不可言性之謂也乃必以其所見參論于大聖賢人與端曲學之間自謂不容說不容二又明立二性之說而說之必至相反而不能相通者豈有他哉亦惟不知性是有知之物而氣質乃無知之物氣質之能運能動不可以性之能知能覺爲之性之能知能覺不可以氣質之能運能動爲之者也故其以性爲不容說亦徒以氣質之不容說性者并以性爲不容說以有氣有質必不可以說性也其以善反善復務見性亦徒以

氣質之必變必化者并以性爲必變必化以有氣有
質之性不反不復必不可說性也嗚呼自古大聖賢
人之說性雖本之不可見之天實本之有可見之人
以可見之人通之不可見之天知天與人一以貫之
故其以性說性如日在天中而說之者也非若異端
曲學不求知于不可見之天并不求知于可見之人
既不能以人之可見通乎天又安能以天之不可見
通乎人辟如盲者不知日徒以扣盤爲日捫燭爲日
見人之有善爲有性善見人之有不善爲有性不善

究之如是言性終若有所未安也自不得不以無善無不善之說歸之吾儒遂以無善無不善爲言性之至亦不顧天之爲天其有是命而賦是性如是不如是終若有所未安也不得不以人生而靜不容說付之不可知之數而已矣自古大聖賢人之說氣質未嘗不以氣質之無知以其不一者而一之亦未嘗以性之有知以其本一者而不一之以有知而本一之性入之無知而本不二之氣質中知性與氣不相雜而不相雜者亦以性自性氣質自氣質如日在天中

而說之者也非若異端曲學不知氣質之無知而非
性并不知氣質之一知有知是性而非氣質既不能
以性別而出乎氣質之外自必以性混而入乎氣質
之中譬如愚人不知日之光徒以目之光即爲日之
光以氣質善者性亦隨之而善氣質惡者性亦隨之
而惡究之以是言性終若有所未安也自不得不以
無善無不善歸之吾儒遂以無善無不善爲言性之
至亦不顧天之爲天其以是命賦是性于人氣質中
如是不如是終若有所未安也不得不以形而後有

衆謂性付之無所用之物而已矣作辨性論三十

孔孟言性是以性言性異端曲學惟不知以性言

性強借一事一物徵驗這个性說性諸儒誰人道

破求之孔孟反若無所得求諸異端曲學又若有

未安不得不以無善無不善歸之即本是爲說亦

不過跟着人說耳並不曾將無善無不善從天命

人性有何體認是句至當不易的話是个至當不

易的理不過紆曲其詞隱寓其旨與故而微淫而

陷亦有何異桂山無一不推敲到底此種書凡天鑿之矣